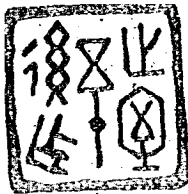


七閩叢書之一

莊子大傳

陳籙題



莊子大傳

七閩陳登澥湖士纂

林鼎士校

漢書藝文志。道家有莊子五十二篇。

注云。周宋。

今本僅三十三

篇。蘇東坡謂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非



蓋其枝葉太

麤。恐爲人所竄易。余謂熟讀內篇七篇。與天下。一篇。思過半矣。能

知其解。則二十九篇。皆爲糟魄。

除讓王以下四篇。

不知其解。則三十三篇。

若百川歸海。不知何時止而不盈。能無望洋向若而歎耶。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以其有猶言以其所有。謂方術也。

古之

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

猶言無所不在。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又。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一者道也。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

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光

於變化。謂之聖人。釋文云。兆本或作迷。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讀去聲。以樂

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讀去聲。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

爲決。其數一一三三四是也。分猶範圍也。表猶標準也。以法爲範圍。以名爲標準。參比法與名以爲證。稽考法與名以爲斷。分明不爽。

如數之一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天地篇曰。上治人者事也。事政事也。常經也。以衣食爲主。

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

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

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釋文云。辟本又作闕。案明於本數五句。所謂備也。其明而在數度者。舊

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

能明之。詩以道志。道言也。下同。書以道事。禮以道行。讀去聲。樂以道和。易以道

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分讀去聲。案禮記經解曰。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禮之失。煩。易之失。賊。春秋之失。亂。故其在詩書禮樂者。亦得道

之一體。詩以道志。五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

句。卽以疏明之也。

而道之。天下大亂。以上其明在其數。三項皆得道之一體。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

察焉以自好。

得一猶言得道之一體也。孝子三十九章。音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

下貞。此得一二字連文之證也。王念孫以一察連讀失其情矣。察焉猶察察然。好讀去聲。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

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以耳目鼻口。比百家眾技。雖然。不該不徧。一

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

美。稱神明之容。稱讀去聲。荀子解蔽篇。凡人稱讀去聲。荀子解蔽篇。凡人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闡而不

明。鬱而不發。內篇七篇。即發明內聖外王之道。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

夫。方謂方術也。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

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案道術裂。則爲方術。劉歆方略有方技略。後漢書有方術傳。治方術者。各引一端。不該

不徧。蓋戰國之時。百家諸子。蠡出並作。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

其指。故曰。天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於是內聖外王之道。闢而不明。鬱而不發。莊子著書。蓋發明古之道術耳。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郭注

云。矯。厲也。釋文云。矯居表切。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讀若聞其風而說

之。說音悅。下同。為之大過。大音太。已之大順。作為非樂。廣雅曰。作始也。餘詳文鏡。命之曰節

用。生不歌。死無服。非樂故生不歌。節用故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

好學而博不異。不異不崖異也。博學而不崖異。此尚同之情。兼愛所以尚同也。墨子一書只兩大綱。曰節用。曰兼愛。非樂與節用同旨。蓋節用所以非樂

也。汜愛兼利。非鬪亦同旨。蓋汜愛所以兼利兼利所以非攻也。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墨子節葬非樂。故曰不與先王同。

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讀上聲。湯有大濩。音護。文王

有辟雍之樂。辟音壁。武王周公作武。樂名。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

天子棺槨七重。直龍反。下同。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

歌。死不服。

不服無服也。

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

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

釋文云。敗或作毀。

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

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艱。

郭注云。艱無潤也。

使

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

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

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各山三百。支川三

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

釋文云。九音鳩。本亦作鳩。聚也。雜本或作采。音同。崔

云。所給非一。故曰雜也。

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

釋文云。崔本甚作湛。音淫。

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

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躡為服。

釋文云。跣其逆反。躡絕略反。李云。麻曰屨。木曰屨。屨與跣同。屨與躡同。一云。鞋類也。

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

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然則墨子之學出於禹。故淮南要略訓云。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也。

相里勤之弟

子。釋文云相息亮反。相里勤司馬云墨師也。姓相里名勤。

五侯之徒。

五侯第子名。

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

鄧陵子之屬。

釋文云苦獲已齒。李云二人姓名也。韓非顯學篇曰。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墨離為三。

俱誦

經墨。而倍誦不同。

倍誦猶背誦也。

相謂別墨。

此所謂同源別派。

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

音紫。

以綽偶不忤之辭相應。

綽偶猶奇偶也。下文云不以綽見之也。釋文云綽音羈是也。又忤徐音五忤同也。

以巨子為

聖人。

釋文云巨子向崔本作鉅。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鉅子。若儒家之碩儒。

皆願為之尸。

郭注云尸者主也。

冀得為

其後世。至今不決。

缺絕也。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

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

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好笑也。善也。

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

舍音捨。

才士也夫。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案墨翟書只節用兼愛兩大綱。上已言矣。孟子闢墨。闢其兼愛也。莊子議墨。議其節用也。然節用兼愛。非不善也。惟為

之大過。是其蔽耳。莊子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二語。破的之論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

郭注云。忤逆也。釋文云。忤司馬崔云害也。

願天下

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崔云明白其心也。古之道

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釋文云。鉞音刑。尹文。崔云。齊宣王時人。著書一篇。作為

華山之冠以自表。作亦始也。郭注云。華山上下均平。釋文云。作冠象之表已心均平也。接萬物以別宥為始。

尸子曰。料子貴別圍。蓋恐奔於私也。別宥即別圍。古字通用。案料子別圍。荀子解蔽其義一也。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駟

合驩。以調海內。釋文云。駟音而。崔郭王云。和也。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

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以此猶因此也。言因救民救世而周行天下也。

說讀若孟子說大人之說。言說上而教下也。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釋文云。聒古活反。謂強聒其耳而語之也。

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郭注云。所謂不辱。釋文云。厭於豔反。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

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郭注云。斯明自為之太少也。先生恐不得飽。弟子

雖飢。不忘天下。郭注云。宋鉞尹文。稱天下為先生。自稱第為子也。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郭注云。民

亦當報己也。圖傲乎。郭注云。揮斥高大之貌。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

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已止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

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泱然無主。郭注云。各自任也。釋文云。當(丁浪反)。趣物

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音智。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釋文云。田駢(薄田反)齊人也。游稷

田駢皆齊人也。慎到趙人。著十二論。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

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

故曰。選則不偏。郭注云。都用乃周。教則不至。郭注云。任其性乃至。道則無遺者矣。

是故慎到棄知。音智。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郭注云。泠汰猶聽放也。釋

文云。泠音零。汰音泰。一云。泠汰猶沙汰也。謂沙汰使之冷然也。皆泠汰之歸於一。以此為道理也。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

之者也。談讒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談讒音係。譏。縱脫無行。讀去聲。而非

天下之大聖。椎拍斲斷。與物宛轉。郭注云。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混合。釋文云。斲。圓也。斷。方也。王云。椎拍斲斷。皆刑截者。

所用。舍是與非。舍音捨。苟可以免。不師知慮。知音。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

郭注云。任性獨立。案魏音鬼。魏然即巍然也。推而後行。曳而後往。郭注云。所謂緣於不得已。若飄風之還。若

羽之旋。若磨石之隧。轉也。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

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

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桀相與笑之。曰

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以上言慎到。田駢亦然。

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不言之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

之非而已矣。郭注云。所謂齊萬物以為首。其風竅然。惡可而言。釋文云。竅。字亦作罨。又作闕。郭云。逆風所動之聲。

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斲斷。郭注云。雖立法而斲斷。無圭角也。案斲音翫。其所謂道非道。

而所言之躋。不免於非。郭注云。躋。是也。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

嘗有聞者也。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懷到趙人。田駢齊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著明也。彰也。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

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

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

曰猶以也。

下同。老子七十八章。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

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

而有餘。

郭注云。獨立自足之謂。孫鑣曰。連兩有餘句亦是法。詩文王有聲。適駿有聲。

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

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

之博太真人哉。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

釋文云。芴元。嘉本作寂。

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

與讀若歎。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

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

儻。不以觴見之也。

釋文云。謬悠。謂若忘於情實者也。荒唐。謂廣大無域畔者也。觴音羈。

以天下為沈濁。不可

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

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

和光同塵。

其書雖瓌璋而連

牀無傷也。

釋文云。瓌璋。奇特也。連牀。宛轉貌。一云。相從之貌。謂與物相從不違。故無傷也。案牀音權。

其辭雖參差而諛詭

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

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

讀若關。

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

遂矣。

釋文云。稠音。謂本亦作調。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訖。

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故曰芒乎昧乎。繩繩莫名。縣縣若存。故曰未之盡者。第一二節先叙墨子。後叙其流派。故曰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禽滑釐。墨子之弟子也。第三四節先叙老子之流派。後叙老子。故曰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關尹。老子之弟子也。第五節自叙著書之旨。歸震川曰。莊子自爲一家。是也。丘瓊山曰。此篇直序體。中分五節。要在明道。故機軸稍異。然奇正險易。迭相爲經。精神命脈。隱中自見。孫鑣曰。司馬公六家要指。劉子駿七略本此。

案莊子天下篇。自叙著書之緣起。與指歸。

莊子書多以篇首二三字名篇。如外篇之駢拇。馬蹄。天地。

天道。刻意。繕性。秋水。達生。田子方。知北遊。雜篇之徐無鬼。則陽外物。寓言。列御寇。天下。是也。

如淮南子之要略。潛夫論之

叙錄。論衡之自紀。法言之叙目。文心雕龍之序志。說文解字之自

叙。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班固叙傳。是也。墨翟真天下之好也。爲

之太過。不如己之大順。自其死也。而流派不一。相里勒之弟子。有

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背誦

不同。相謂別墨。於是道術又因之而裂。宋鉞尹文。圖傲乎救世之

士也。其爲人太多。而自爲太少。道術又因之而裂。彭蒙。田駢。慎到。

三人雖嘗聞道但不知道故道其所道非老氏之所謂道也道術
又因之而裂。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莊周之與老聃吾見同門。
而異戶也。故史記老莊合傳。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出於子夏。則太
史公之識過人遠矣。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成元英云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

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

上。古而不老。此所謂自然之道也。狝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合氣

母。釋文云伏戲音羲。崔本作伏戲氏。司馬云氣母元氣之母也。崔云取元氣之本。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

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襲入也。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

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

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

星。大宗師篇。

南海之帝爲儵。

釋文云。儵音叔。李云。喻有氣也。

北海之帝爲忽。

李云。喻無形也。

中央之帝爲渾

沌。

崔云。渾沌無孔竅也。李云。清濁未分也。此喻自然。

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

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

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應帝王篇案。此寓言篇所謂寓言十九。天下篇所謂以寓言爲廣。是也。

案老莊之所謂道。自然之道也。

太史公曰。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

老子上篇曰。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尚不

能久。而況鬼神乎。而況帝王乎。故循自然之道。終古不忒。終古不

息。違自然之道。鑿竅七日而渾沌死。此所謂不道早已也。

不道猶言違自

然之道也餘
詳老子今見

北冥有魚。釋文云北冥本亦作溟(覓經切)北海也。齊康云取其溟溟無涯也。其各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

里也。化而爲鳥。其各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怒奮也。其

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

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

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齊諧之言止此。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

也。沈存中云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古人即謂野馬爲塵埃。如吳融云。動梁間之野馬。又韓偓云。窗裏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爲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間浮氣耳。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案無線電學有電波 Electric Wave 波長 Wave Length 等各

詞佛書謂如熱時野馬陽焰。即此物也。(見夢溪筆談)案野馬陽焰。即歐西所謂以太 Ether

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

則已矣。野馬也。至則已矣。形容九萬里以上之景。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其大舟也無力。

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崔云膠著地也。李云黏也。水淺而

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斯猶乃也。王念孫曰。培。馮也。乘也。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

今將圖南。且夫水之積也至此。言鵬徙南冥。所以搏扶搖而上九萬里之理。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

飛。槍榆枋。釋文云。決。李頤云。疾貌。槍。司馬李云。猶集也。崔云。著也。 時則不至。則或也。若也。 而控於地而已

矣。釋文云。控。苦貢反。司馬云。投也。 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此小大之辯也。 適莽蒼者三滄而反。

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二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適莽蒼者四句。証鵬九萬里而南之理。蜩與學鳩。不知小大之辯。自然之素。是以笑之。故曰。之二蟲又何知之。二蟲猶言此二蟲。謂蜩與學鳩也。庚桑楚篇。是蜩與學鳩。同於同也。

小知不及大知。知音智。 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然如是也。 朝菌不知

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

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列子湯問篇。楚作荆。而

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列子湯問篇。殷湯問

於夏革嶽單古同聲而通
用孫鑿曰以結語作起意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

里。未有知其脩者。

脩長也。

其各為鯢。有鳥焉。其各為鵬。背若泰山。翼若

垂天之雲。

以上引齊諧湯問此寓言篇所謂重言
十七天下篇所謂以重言為真是也。

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

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

彼謂鷹且將也下同。

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

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一句點明。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

鄉。

行比皆讀去聲。

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

釋文云比李云合也。徵司馬云信也。

其自視也。亦若此。

矣。

此謂斥鴳。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笑貌。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

之。而不加沮。

舉世二句即無名之意。

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

竟讀若境。

斯已。

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世謂世之毀譽也。釋文云數數音翏下同。司馬云猶汲汲也。

雖然。猶有未樹

也。

案天地篇曰德成之謂立。未樹猶言未成德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郭注云泠然輕妙之貌。釋文云泠音零。

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致福二句。即無功之意。此雖免乎行。

猶有所待者也。有所待。則不自然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郭慶藩云。辯讀為變。

與正對文。辯變古字通。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無所待。則自然矣。郭象曰。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

之能下。大椿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能。非為之所能也。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至人無已。

三句承上而起下。

案至人無已。三句一部。南華之惜要。不但為逍遙遊篇之第一義。

諦也。古來評注莊子。無慮百數十家。徒賞其言沈澁恣肆已耳。恐

於莊子之學。未必知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

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

之。尸主也。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夫子謂許由。堯之師也。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

已治也。而我猶代子。猶若也。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實乎。

各本實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

無所用天下爲。我若代子而治天下。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故無取焉。吾將爲實乎。則鷦鷯不過一枝。偃鼠不過滿腹。予無所用天下爲。許由之言

止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逍遙遊篇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

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音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

已音以語 助辭也。今吾聞莊子之言。汎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

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机本作几。大音泰。仰天而

笑曰。子獨不聞夫罔井之請乎。釋文云罔音坎。司馬云罔井壞井也。謂東海之鱉曰。吾樂

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釋文云井幹古旦反。司馬云井欄也。甃側救反。李云如闌以

甃爲之。著井底闌也。字林云井壁也。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李云言踰躍於塗中。還軒蟹

與科斗。

釋文云。還音旋。司馬云。願視也。蚪音寒。井中赤蟲也。

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

埒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鯨。左足未入而

右膝已繫矣。

釋文云。繫(諸立反)司馬云。拘也。三蒼云。絆也。

於是逡巡而卻。

御退也。

告之海曰。

告之以海之大。

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

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

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

為讀去聲。不為亦不以也。互文耳。頃暫時也。

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

是埒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適適然。驚怖貌。規規然。自失貌。

且夫知

音智。

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鉅馳河也。

必不勝任矣。

釋文云。蚊音文。商鉅音渠。郭音巨。司馬云。商鉅蟲名。北燕謂之馬駝。

且夫知

音智。

不知論極妙之言。

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埒井之鼃與。

是猶此也。

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

皇。

彼謂莊子也。釋文引廣雅云。趾躅也。躅也。履也。大皇音泰。案太皇天也。

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

夷讀若釋。

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

規規然
小貌。

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

直猶特也。下同。

子往矣。且子

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

釋文云。壽陵餘子。司馬云。壽陵。邑名。未應丁夫為餘子。邯鄲。趙國也。案學

行猶學步也。

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未得趙國之能而。又失壽陵之故步。今

子不去。將忘子之故。

故謂故步也。

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

呿音去。司馬云。開也。

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列子仲尼篇。中山公子牟者。公子牟封於中山。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漢

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自注云。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案公孫龍。魏牟。皆先莊子。此云公孫龍。開莊子之言。訛焉。異之。蓋寓言也。

莊子釣於濮水。

釋文云。濮水音卜。陳地名也。

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

釋文云。先謂宣其言也。

曰。願以竟內累矣。

楚威王欲任莊子為相。竟內即境內也。

莊子持竿不願。曰。吾聞楚有神

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

笥。盛龜之器也。覆之以巾。而藏之廟堂之上。

此

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一大夫曰。寧

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史記本傳。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

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衣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狐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案以上公孫龍。莊子二段。見秋水篇。宣頴云。發無以得。徇名意也。

以上三節證聖人無名意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丁浪反。無當。無底也。

往而不反。吾

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河漢形容大而無當。無極形容往而不反。

大有逕庭。不近人情

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

射音夜。

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

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

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狂與誑同。

連叔曰。

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體有

聾盲哉。夫知亦有不之。

郭注云。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為狂而不信。此知之聾盲也。

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之人也。之德也。將殤。殤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旁殤廣破也。充塞也。蘄求也。亂治也。孰弊。

弊焉。經營貌。以天下爲事。逍遙遊篇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釋文云。宋人。宋今梁國。睢陽縣。殷後。微子所封。

資章甫。李云。資貨也。章甫。殷冠也。以冠爲貨。越今會稽山陰縣。

堯治天下。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案天地篇云。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釋文云。被音披。汾水之陽。水北爲陽。言藐

姑射山在汾水之北。蓋寓言也。窅然喪其天下焉。逍遙遊篇案音音縣。李頤云。窅然猶悵然。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

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受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

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

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

釋文云。闕本亦作益。落廢也。案益何不也。言夫子何不行乎。無廢吾事。下文云。子往矣。吾乏吾事。乏亦廢也。

佶佶乎耕而不顧。天地篇。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

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

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釋文云。無

擢其聰明。郭注云。解擢則傷也。尸居而龍見。音現。淵默而雷聲。唐順之曰。尸居龍見。不動之動也。淵默雷聲。不

言之。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森起貌。吾又何暇治天下。

哉。在宥篇。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藏善也。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

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剷彫琢。其熱焦火。其

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疾猶言其疾也。與下文其居也。其動也。文義相同。其居

也。淵而靜。淵深也。其動也懸而天。天高也。儻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

乎。在宥篇

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釋文云本亦作嚮堯之

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各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天道篇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常經也無爲也。則

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

天地。知與智同。落與絡同。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言彫飾萬物也。不自說也。說音悅。能雖窮

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

下功。王念孫云。爾雅。功成也。中庸。無爲而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

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天道篇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

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爲心也。夫以出乎眾爲心者。曷常出乎眾

哉。案常當作嘗。嘗會也。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欲爲人之國者。爲人之國。

猶言治人之國也。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

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

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

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言有土者不可以宰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言超於物外。故能宰萬物。

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室萬物者道也。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

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在宥篇案此節已引動下

文齊物論之意。

以上八節證神人無功意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喪其耦。釋文云南郭子綦司馬云南郭因爲號。隱馮也。机

李本作几。嘘音虛。吐氣爲嘘。荅本又作啞同。荅焉解體貌。喪息復反。耦本又作偶。匹也。對也。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

案顏成複姓。一見廣韻。一名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偃字子游。釋文云居音姬。固猶乃也。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言今日之隱机非若昔日之隱几也。此就子綦一人而言。子綦曰。

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而與爾同汝也。言善乎爾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南華經發

隱云開章七十餘言。辨明喪耦喪我二種差別。蓋旁人見其容貌異常。有似喪耦。耦者對待之法也。心不外緣。幾如槁木死灰矣。而豈知南郭子內證無心。我執已忘乎。倘我執未忘。定有對待法。時時現前。不能深入。寶明空海平等普觀也。下文種種不齊之

物論。皆從喪我一法而齊之。了無餘蘊。所謂得其一而萬事畢者。此之謂也。女聞人

莊子大傳

神交錯也。形開司。與接為構。日以心關。縵者。害者。密者。郭注云。此蓋小恐

馬云。目開意悟也。郭注云。此蓋其發若機括。古活反。釋文云。機弩牙。括箭括。其司是非之

謂也。機括猶樞機也。司主也。言語人之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

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殺讀去聲。減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

其瀾二句。即疏明日消之意。蓋耆欲日深。則天機日淺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厭讀若大學見君子

云。厭然消阻閉。藏之貌。洩。靜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近死二句。即疏明老洩之意。而後厭然之厭。朱注

樂慮嘆變慙也。怖。姚佚啓態。宣穎曰。此節是與地籟節相配文字。大知小知以

出。虛。蒸。成。菌。案樂出虛。謂自有。而無。以聲音。蒸成菌。謂自無。而有。以氣言。謂上騰。之氣。鬱結成菌耳。宣穎云。樂出虛二句。與風濟歟。虛一段配讀之。日

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案日夜相代乎前。即變動不居。不主故常之意。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朱注云。天地之

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

生。乎。已乎已乎。失望之詞。且暮極言其難也。此字謂日夜相代乎前。生與萌。同意。言日夜相代乎前。知其所由以萌之理。猶且暮也。故曰。已乎已乎。非彼無

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

朕。釋文云特崔云辭也。朕李除忍反兆也。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猶言是有情而無形。大宗

師篇曰天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

說音悅。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洽乎。其遞相

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案吾誰與為親二句皆詰詞。言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將誰親耶。或皆親之耶。抑獨親其一體耶。如

是皆有為臣妾乎四句。承上文而言。皆疑辭。言使百骸九竅六藏皆為臣妾皆親之可也。然皆有為臣妾則不足以相洽。安能皆親之耶。抑百骸九竅六藏遞相為主役。則親其一

體可也。然何者為主何者為役。又不可知。安能獨親其一體耶。百骸九竅六藏既非皆有為臣妾。又非遞相為君臣。或者別有真君存焉。真君真主真宰。異名而同一實。此與楞嚴

七處徵心同。指蓋七處徵心者所以破其妄心。此則求其真君爾。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釋典。真即

之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田子方篇作不化。以待盡其義一也。與物相刃相靡。物謂外物也。刃

逆也。靡順也。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

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歸謂歸宿也。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

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有生必有死。故形化不足哀。惟心與之俱化。則爲大哀。此所謂哀莫大於心死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

芒闇昧也。

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

成心師而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

崔譔云。吹猶籟也。秦天籟自然。而然言者有言。故言非吹也。

其所言者。特未定

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鷦音。

釋文云。鷦若豆反。司馬云。鳥子欲出者也。

亦

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

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

彼是猶彼此也。

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

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

亦因是也。

天自然之謂也。言聖人不由是非之塗而明之於天職是故耳。蘇輿云亦因是也。猶言職是故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

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

是莫得其偶。

偶謂對待也。

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

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

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

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

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

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慤怪。道通為一。

為是猶因是也。因此也。為讀去聲。餘放此。厲醜人也。西施美人也。恠與詭同。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

老子曰。樸散則為器。散分

散也。故曰其分也成也。器成則樸散道失。故曰其成也毀也。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

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

庸者天下之達道也。

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

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

是已猶言是也。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已猶此也。承上文而言。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

音序曰。

朝三而莫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眾狙皆悅。各實未虧而

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

行。

天鈞即天均也。古字通用。天均者天倪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

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未始猶未嘗也。

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

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

案此論道非論世也。舊說多以物我彼此爲解。失其情矣。蓋未始有物。即

周子所謂無極。老氏所謂無名。無物故無名也。謂古之知道者。必究竟乎天地之始。無物之前。始爲知之至。知之極。蔑以加之。有物即列子所謂太素（質之始也）。老氏所謂有名。有質則有物。有物故有名也。未始有封。說文云。封。从土。从寸。徐鍇曰。各之其土也。故封有珍域之義。謂有物之初。渾而未畫。列子天瑞篇。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

淪者。言萬物渾然而未相離也。此卽有物而未始有封之義。有封謂由渾而之畫。卽列子所謂輕清爲天重濁爲地。沖和爲人也。未始有是非。謂雖有天地萬物之分。而道通爲一。故未始有是非也。彰也。道之所由以虧也。至有是非。道之所由以虧。愛之所。是非也。道之所由以虧矣。

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

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故猶以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

技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

以昭文師曠陪惠子。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彼眾人也。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欲以其所好與

眾共喻之。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父之綸綸終。郭本父今訂正。誤作文。

今訂正。終身無成。惠子名家。故曰以堅白異同之昧終。而其子續父之緒。亦終身無成。案德充符篇。莊子曰。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

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是其證矣。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

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

諸庸。此之謂以明。三子之智。所謂滑疑也。皆其惑者。所謂耀也。圖當作高。卽鄙之本字。言以此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鄙也。以明猶言莫若以明。

也。今且有言於此。且借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

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嘗試有始也者。有未始

有始也者。未始亦未嘗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

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案上文由未始有物。溯而下之。以至于未始有是非。

未始有是非。無是非也。此由無是非推而上之。以至于無無。無無猶言無之又無。乃超乎象外矣。有始也者三句。以始言。有有也者。有無也者。四句。以無言。列子天瑞篇淮南傲真訓皆有此文。

可以參閱。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俄而我頃也。公羊傳曰。俄而可以爲其有矣。何休注云。戰者謂須臾之間。創得之頃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始知吾所謂之其果有

謂乎。其果無謂乎。謂言也。所謂所言也。有謂有言也。無謂無言也。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釋文云。秋豪依字應作毫。案莊子毫皆作豪。而大山爲小。大音泰。釋典云。芥子納須彌。則芥子大而須彌山小也。正與此同。莫壽乎殤子。

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言萬物既已與我一體。豈得有言乎。既謂之一。一即是言。豈得無言乎。一與言

莊子大傳

爲二。二與一爲二。自此以住。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

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因任也。任其自然。無適無莫。是已二字連文。猶言是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爲是承上文有封有常言。釋文云。畛謂封埒。畛陌也。請

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崔本作有論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

入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庚桑楚篇曰。道通其分也。辯也者。

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

見也。夫大道不稱。讀如字。大辯不言。老子云。大辯若訥。大仁不仁。此蓋老氏天地不仁。聖人不仁。

之。大廉不嗛。晉語云。嗛嗛之德。不足就也。大勇不怯。害也。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

常而不周。江南古本作周。當從之。廉清而不信。勇怯而不成。五者園而幾向方

矣。釋文云。園。崔音。列。司。馬云。圓也。郭音。團。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道亦言也。

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脰。胥。敖。司馬云。三國名也。崔云。宗一也。脰二也。胥敖三也。南面而

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若汝也。

何哉。昔者十日竝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郭注云。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

非。而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

曰。吾惡乎知之。宣穎曰。昔張公無盡。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曰。正好說禪。圓悟笑曰。不然。須到理事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張公嘆曰。美

哉之論。豈易聞乎。今讀此一節。則已先道破也。物之所同是。是事法界也。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是理法界也。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是理事無礙法界也。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是理事無礙法界量滅也。其微妙乃不容言。案華嚴宗法界緣起綱要云。華嚴圓宗。以一真法界統四法界。一者理法界。卽一心真如。更無別法。全一真理。二者事法界。卽一切聖凡染淨。依正因果。諸差別事法也。三者理事無礙法界。由上理事相成。以事攬理成。故全理成事。以理成事。故全事卽理。以理能成事。故事不

礙理而能顯理。以事攪理成。故理不礙事而能融事。理能成事。故全事即理。事能顯理。故全理即事。以理事相即。故得理事融鎔無礙也。四者事事無礙法界。以上理事無礙。今全理事成。故不必更言其理以全。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

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女與汝同。民溼寢

則腰疾偏死。半身不遂。齟然乎哉。釋文云。偏死。司馬云。偏枯死也。齟。徐音秋。司馬云。魚名。木處則惴慄恟

懼。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處居處也。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說文。薦。部。薦獸之所食。蚺。

蚺且甘帶。鴟鴞耆鼠。一切經音義引作嗜鼠。案。耆與嗜同。甘亦嗜也。互文耳。四者孰知正味。後徧狙

以為雌。麋與鹿交。鱸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

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

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猶言紛然殽亂也。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

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

漢沔而不能寒。淮南精神訓。沔。作涸。故崔云。沔猶涸也。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

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

務諱也

不就

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

寓言篇曰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有謂無謂。

寓言篇曰終身

言未嘗言。

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

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司馬彪云。聽熒。疑惑也。

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

鴉音臬。俞樾曰。瞿鵲必七

十子之後人。夫子謂孔子。下文丘也何足以知之。卽孔子名。因瞿鵲述孔子之言而折之。俞說非也。案吾聞諸夫子。向秀云。夫子。瞿鵲之師。是也。夫子以爲孟浪之言。夫子謂孔子也。不可混爲一人。德充符篇。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夫子謂孔子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一夫子猶言先生尊之之詞。謂無趾也。是其比矣。瞿鵲聞其師之言。以爲妙道之行。孔子以爲孟浪之言。故瞿鵲質之於長梧子。長梧子曰。夫子之言。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孔子何足以知之。自無怪其以爲孟浪之言。然女以爲妙道之行。亦太早計。是見卵而求時夜之鷄。見彈而求鴉炙之食也。予嘗爲女妄言之。嘗試也。爲讀去聲。

女以妄聽之。句。奚。以猶亦也。奚猶何如也。言予試為汝妄言之。汝亦妄聽之。何如。或以奚字連上為句。或以屬下為句。失其情矣。 旁日

月。挾宇宙。郭注云。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譬也。 為其脗合。置其潛潛。以隸

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屯。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郭注云。蘊積也。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說音悅。 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

不知歸者邪。厲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

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司馬云。筐牀安牀也。一云正牀也。 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郭注

云。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況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郭注云。蘄求也。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

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

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釋文云。竊竊。司馬云。猶察察也。 君乎。牧乎。

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丘也。以為孟浪之言。女以為為妙道之行。丘也與女皆夢也。然予

謂女爲夢則其言也。各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

予亦夢也。釋文云。弔如字。音的。至也。詭九委切。異也。案聖鵠述其師之言。長梧子

巨暮遇之也。一則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再則曰。是其言也。各爲弔詭。正索解人亦

不可得萬世一遇。猶巨暮也。故曰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丘也與女皆夢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勝若。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

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郭注云。若。而皆汝也。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

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音。坦。闡。李

云。黷。闡。不明貌。吾誰使正之。吾將使誰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

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同乎若。則私於若。同乎我。則私於我。恐其偏袒。故不能使

正之也。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郭注云。異故相非耳。亦不

足據。案此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恐其摸稜兩端。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彼謂天倪也。化聲之

相待若其不相待。若或也。與也。和之以天倪。郭注云天倪者。自然之分也。因之以曼衍。釋文引司馬云。曼衍無極也。所以窮年也。何謂和之以天倪。

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非不是也。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郭注云。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

死生蕩而爲一斯至理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郭注云。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案景古影字。何其反詰之辭也。景曰。火與日。吾屯也。釋文云。屯聚也。陰與夜。吾代也。寓言篇眾

罔兩問景一段。與齊物論篇相似。孫鑛曰。火與日。兩語工妙。齊物論所無。吾有待而然者邪。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謂待造物也。真宰也。吾待蛇。蚶。蝮。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

不。然。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栩栩然。生動貌。自喻。適。志。與。郭注云。自快得意。李頤云。

喻快也。

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

蘧蘧錯。愕貌。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

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案逍遙遊篇。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三句。揭明全書悒要。

至人無己。又為三句之主。

文道逍遙遊論曰。夫道遙者。明至人之心也。

蓋人能無我相。無

我見。豈有功名二字而不能忘耶。第一篇齊物論。

文心雕龍云。莊周齊物。以論為名。是

誤以篇名為論名也。

即證明。至人無己之意。故開口便說南郭子綦嗒焉似

喪其耦。喪耦謂忘形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喪我。謂無我見也。

無我見。無人見。則無是非之可言。無是無非。則物論可齊矣。溯是

非之源。蓋由於有我見人見也。祛是非之病。莫若因明二字。因明

即齊是非之方法也。齊是非而後齊生死。蓋至人以死生為一條。

是非為一貫也。齊物論篇起言喪耦喪我。結言物化。物化不徒齊

是非。且齊生死。此非發明無己之意而何。

無己之義與無我不同。寶王論曰。孔子四絕中之無我者。

謙光之義為無我也。道之無我者。長而不宰。為無我也。佛之無我者。觀五蘊空為無我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

其猶之也。

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

無是三者以善喪。

言無涕不感不哀。以善處喪聞。故下文云。無其實而得其名。

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

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

固猶乃也。一語助也。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

矣。

進於知喪禮者。

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

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

其所

不知之化。如大宗師篇鼠肝蟲臂之類。

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

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

案鄭康成曰。巨為神篆之譌。當從之。言神守其舍而精不耗也。餘詳獨臥樓筆談。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

以乃。

案乃猶如此也。如是也。即上文無涕不感不哀也。言孟孫氏但覺人哭亦哭。此所以無涕不感不哀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

矣。庸矩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厲附也。近也。夢爲魚而

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適謂適意也。獻

笑不及排。郭注云。排者。推移之謂也。釋文云。獻王云章也。意有適。章於笑。故曰獻笑。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宣穎曰。寥天一。即道也。即大宗師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釋文云。盆謂瓦缶也。惠子曰。與

人居。謂莊子與妻同居也。夫婦同居。載在民法。長子。句。謂育子也。身死。句。不哭亦足矣。又鼓

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我獨何能

無槩然於心。司馬云。槩感也。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

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

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巨室謂天

地也。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嗷嗷。音叫。哭聲。自以爲不通乎命。自然而然謂之命。故止。

也。至樂篇。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有猶也。天自然之謂也。命亦天也。互文耳。

人之有所不得與。

與讀去聲。

皆物之情也。

物之情猶物之理也。言有生必有死。猶有日必有夜。此皆自然而然。人之所不得參與於其間。是物之常理也。

彼

參與也。

特以天爲父。

猶言以天爲天也。

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

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

真謂真君也。

泉涸也。魚相處於陸。相啣以

涇。相瀉以沫。

天運篇瀉作濡。案瀉與濡同音。

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

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

佚讀若逸。

息

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

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

謂藏舟於壑。藏

山於澤。

猶有所遊。

謂有力者負之而走。

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遊。是恆物

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

犯猶範也。

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

大宗
師篇。

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遽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案以上三節。皆明外生死之意。可為齊物論之餘談。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

釋文云。卮言字又作卮音支。

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

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

之罪也。

言不若非其父譽之也。非其父譽之。故曰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

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

世人以與已同則應之。則是之。不與已同則反之。則非之。莊子不讀是非。以與世俗處。故以寓言為廣。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

已止也。止浮言也。

是為耆艾。

莊子皆引證年長德艾之言也。

年先矣。而無

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

人道。是之謂陳人。

莊子不稱引陳人之言。陳人年長而無德也。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

所以窮年。因以猶因而也。言因而變化無極所以窮年也。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

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不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不言則齊。言則不齊。故齊與言

不齊。言與齊亦不齊。不齊猶言不均不類也。故曰莫若無言。無言之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蓋不言亦言也。子列子曰。用無言為言亦言。無言與不言亦言是也。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惡乎然以下已見齊物論篇。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久謂窮年。曼衍也。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

郭注云。雖變化相代。原其氣則一。案法言問神篇。萬物作類。先大父曰。作類猶言同體。此卽萬物皆種之意。古詩十九首。所遇無故物。此卽以不同形相禪之義也。始卒。

若環。莫得其倫。山木篇曰。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偷端倪也。是謂天均。萬物皆種也。五言自然之進化。達爾文進化論。赫胥黎天演論之新理。中國二千年前已發明矣。天均者。天倪也。天均天倪皆謂自然之分也。

案寓言。重言。卮言三者。全書之機杼也。天下篇曰。以卮言為曼衍。

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與此互發。惟彼略而此詳耳。寓言重言。皆藉他人之言。卮言日出。乃莊子之所言也。戰國之時。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辯者也。惠施之口談。徧爲萬物說。卒以善辯爲名。漢書藝文志。名家有公孫龍子十四篇。惠子一篇。自註云。名施與莊子並時。莊子與公孫龍。惠施之徒。辯論。非卮言。日出。無以服人之口。非和以天倪。無以服人之心。莊子與孟子同時。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莊子以卮言爲曼衍。亦不得已也。蓋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

明釋德清觀老莊影響論云。載道之言。廣大自在。除佛經卽諸子百氏。究天人之學者。唯莊子一書而已。藉令中國無此人。萬世之下。不知有真人。中國無此書。萬世之下。不知有妙論。案莊周東方之真人也。釋迦西方之真人也。此心同。此理同。故能讀莊子齊物

論秋水二篇。亦能讀楞嚴華嚴法華諸經。能解楞嚴華嚴法華。亦

能解莊子之書。或曰老子化胡成佛。

老子化胡經十卷

或曰莊子佛之先

驅佛之前矛。或曰老莊佛之化身。此皆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

以指喻指之非。指以馬喻馬之非。馬也。故莊子書釋氏書皆以破

執爲第一義。

破執謂破我執也

余於孔孟老莊釋氏之學。各有著述。不師

成心。不執己見。未嘗黨伐。亦未嘗附會。惟明其真相。真諦已耳。

姚姬傳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

柔之發也。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

谷。如崇山峻厓。如決大川。如奔騏驥。案莊子之文。如萬竅怒呿。得

陽剛之美者也。曾滌笙曰。古文之法。全在氣字上。用工夫爲文全

在氣盛。欲氣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際。似斷不斷。似咽非咽。

似吞似吞。似吐非吐。古人無限妙境。難於領取。每段張起之際。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紆非紆。古人無限妙用。亦難領取。案莊文如。列子御風而行。理勝而氣盛。理勝辭則文高。辭勝理則文鄙。餘詳獨臥樓筆談。斷而不斷。續而非續。似承非承。似提非提。微妙玄通。深而難識。此所以爲百家之冠也。

莊子大傳

五十二

七閩叢書一十四種

老子今見

莊子大傳

孟子七篇大傳

釋氏爾雅箋正附字通

文鏡附釋詞

說文重文攷

說文普系

玉篇誤正

廣韻

重文
通轉攷

古韻玉連環補正

古韻玉連環補證

七閩別輯四種

獨臥樓筆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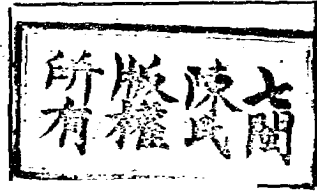
獨臥樓文輯

獨臥樓詩輯

恰克圖詩厓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初版

定價五角



著述者 七閩陳登瀛

發行者 七閩陳子幾

印刷者 北平文嵐簃

代售處 北平 天津 濟南

漢口 上海 福州
各書坊

10

757313

07

757313

7